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52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3538
83

清儒學案卷之七

天津徐世昌

劉宗周

劉宗周字念高，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理學家。他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對宋明理學有深入的研究，並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有深刻的批判。他的學說對後世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劉宗周在學術上的貢獻，主要在於他對理學的重新闡釋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他認為，理學不應僅限於個人修養，而應與社會現實相結合，以解決社會問題。他的這種思想，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也為後世的學術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劉宗周的學說，在清初曾受到一些學者的推崇，但後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不過，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人們對他的學說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並認為他的學說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劉先生遺著

劉宗周先生遺著，包括他的著作、手稿以及後人整理的文集等。這些著作反映了劉宗周的學術思想和創作風格，是研究他的學說的重要資料。

劉宗周先生的著作，如《學案》、《明學案》等，都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著作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他的著作對後世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在清初曾受到一些學者的推崇，但後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不過，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人們對他的學說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並認為他的學說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在清初曾受到一些學者的推崇，但後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不過，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人們對他的學說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並認為他的學說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劉宗周先生的學說，在清初曾受到一些學者的推崇，但後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不過，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人們對他的學說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並認為他的學說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七

天津徐世昌

鶴皋學案

鶴皋深於史學在史館最久所創纂諸書皆內檢黃冊外
譯舌人通曉源流衷諸史法又涉歷萬里博訪周咨匪止
獲諸紀載也衍其緒者星伯身齋爲最著述鶴皋學案

祁先生韻士

祁韻士字諧庭號鶴皋壽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編修擢中允
大考改戶部主事嘉慶初以郎中監督寶泉局局庫虧銅案發
戍伊犁未幾赦還卒於保定書院年六十五先生生而穎特善
屬文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勝古人爵里名氏靡不記覽既入
翰林充國史館纂修時創立蒙古王公表傳先生通覈立傳體

例計內札薩克四十九旗外札薩克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
札薩克圖汗賽音諾顏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爾扈特多至二
百餘旗以至西藏及回部均應立總傳分傳羌無故實文獻莫
徵雖有鈔送旗冊雜亂糾紛卽人名難卒讀無可作據乃悉發
大庫所藏紅本督閱搜稽凡有關於外藩事蹟者概爲檢出以
次覆閱詳校每於灰塵壅積中忽有所得如獲異聞積累既久
端緒可尋於是按各部落條分縷析人立一傳必以見諸實錄
紅本者爲準又以西北一帶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乃
以皇輿全圖爲提綱其王公等源流支派則覈以理藩院所存
世譜訂正無訛如是者八年而書始成卽今著錄四庫之欽定
外藩蒙古部王公表傳也又著藩部要略十八卷先以年月日
編次條其歸附之先後叛服之始終封爵之次第以爲綱領蓋

傳仿史記而要略則仿通鑑焉及戊伊犁則創纂伊犁總統事
略厥後徐星伯再事纂修松文清以其書奏進賜名新疆事略
先生又別山川疆里爲西域釋地一卷西陲要略四卷條分件
繫考古證今簡而能覈外有萬里行程記己庚編書史輯要珥
筆集袖爽軒文集覆瓿詩集濛池行橐西陲百詠訪山隨筆參史
傳

己庚編序

滇司之繁以漕漕爲國家廩祿之需歲輓數千百艘轉運北上
厥費不貲自運丁裝兌以至沿途盤撥抵通交倉支放俸餉旣
竣米石費至十三四金視民閒糴糶之值不啻數倍過之然卒
不敢有議停運者則以京師爲四方會歸之區兵民商賈羣萃
而居胥賴是米流通以裕食用聖天子固不惜數百萬帑金爲

萬世計久遠耳然而漕爲弊數久則其弊滋多己未庚申之歲值清釐漕政之時內外言漕弊者踵相接每下議司農必命余秉筆爲疏草茲編皆其疏草也彙之期便省覽兼紀時事焉西陲要略自序

近年士大夫于役西陲率攜瑣談聞見錄等書爲枕中祕惜所載不免附會失實有好奇誌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歷代史乘皆無攷據又於開闢新疆之始末僅就傳聞耳食爲之演敘訛舛尤多夫記載地理之書體裁近史貴乎簡要儻不足以信今而證古是無益之書可以不作亦奮若之歲余奉謫濛池橐筆自效緬思新疆周二萬餘里爲高宗純皇帝神武獨闢之區千古未有余旣得親履其地多所周歷得自目覩而昔年備員史職又嘗伏讀御製文集詩集及平定準噶爾回部方略二書故

於新疆舊事知之最詳頗堪自信適松湘浦先生駐節邊庭以伊江爲總統南北兩路之地親事丹鉛創爲事略十二卷已又奉有續輯同文志之命將彙送各城故實事蹟余獲總司校核參證見聞益覺信而有據爰就要者攷而錄之備存其略凡四卷並掇聞見錄諸書中之可信者證以所見纂爲二篇附載書後俾後之人知所折衷云

南北兩路疆域總敘

今之新疆卽古西域出肅州嘉峪關而西過安西州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橫矗其間南北兩路從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曰土魯番曰喀喇沙爾曰庫車曰阿克蘇曰烏什曰葉爾羌曰和闐曰英吉沙爾曰喀什噶爾是爲南路由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由北而西曰巴里坤曰古城曰烏魯木

齊曰庫爾喀喇烏蘇曰塔爾巴哈台曰伊犁是爲北路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南北而中分之總屬於伊犁全境之地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部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就其相距道里計之自伊犁惠遠城東北行一千五百餘里至塔爾巴哈台城又東北七百餘里與科布多以額爾齊斯河爲界伊犁自北而西及塔爾巴哈台東北一帶皆哈薩克游牧伊犁西南一帶邊外皆布魯特游牧自伊犁惠遠城東行一千餘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城又東經綏來昌吉二縣行八百餘里至烏魯木齊城卽迪化州俗呼爲紅廟子者也自烏魯木齊東南越博克達山通土

魯番五百餘里自烏魯木齊東行經阜康縣行四百餘里至古城又東經奇台縣行七百餘里至巴里坤城有鎮西府及宜禾縣在焉南卽天山極高峻路經天山行三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北路之疆域也自伊犁惠遠城南越穆蘇爾達巴罕至阿克蘇一千餘里由阿克蘇西北二百餘里至烏什由烏什而西經樹窩子草地行七百餘里直達喀什噶爾城乃捷徑布魯特游牧於此凡伊犁西南及阿克蘇烏什西北一帶皆布魯特游牧卽所謂東布魯特是也自阿克蘇由南而西一千四百餘里至葉爾羌城自葉爾羌西北五百九十餘里至喀什噶爾城中有英吉沙爾城其巴達克山回部距英吉沙爾西南烏魯克卡倫一千七百餘里喀什噶爾所屬卡倫以外與布魯特游牧連界卽所謂西布魯特是也外通安集延及霍罕諸部落又自葉爾羌

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和闐城迤南沙磧戈壁或雪嶠連岡路不復通自葉爾羌東南出庫車雅爾卡倫經和闐西南行月餘可達西藏沿途山徑狹隘兼多煙瘴路極難行詢之克什米爾及安集延喀齊商同言由西藏西北拉達克之地往復貿易有至葉爾羌者先年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將大策凌敦多卜擾藏曾由此路云自阿克蘇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庫車城庫車西南一帶界阿克蘇和闐西北至伊犁一千七百餘里庫車東南皆沮洳草澤人馬難行自庫車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西北經著勒土斯河至納喇特達巴罕四百八十里接伊犁東南界喀喇沙爾東南一帶或沙磧戈壁或湖灘泥淖人馬難行自喀喇沙爾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土魯番東南經闢展同城約五百餘里至羅卜諾爾卽古蒲昌海也又東南

多戈壁大山界連青海西北界連烏魯木齊自土魯番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南路之疆域也由哈密南至南湖三十里外俱戈壁北與巴里坤宜禾縣連界東至嘉峪關一千五百餘里其嘉峪關外赤斤湖地方南行百餘里至庫克拖羅垓卽青頭山路通青海凡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人等經行此路焉

南北兩路山水總敘

新疆境內之山發脈於蔥嶺自西而東天山最大卽漢書所謂祁連山山之陽爲土魯番哈密山之陰爲巴里坤然跨越數千里重巖疊嶂隨地異名最著者在北路若伊犁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若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迪和闐之桑谷樹雅

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皆其分支盛夏積雪不消俗概以雪山呼之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河和闐之哈喇喀什玉隴喀什二河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匯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之彌淪渟滯伏流地中卽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犁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台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烏魯木齊之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歸入淖爾或流經葦湖或伏入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蓋嘗一一詳攷之

伊犁駐兵書始

新疆滿洲綠營官兵分布南北兩路有駐防換防之分駐防者

攜眷之兵永遠駐守惟伊犁及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滿洲綠營皆然土魯番滿營兵亦如之北路之塔爾巴哈台滿兵則自伊犁調撥南路之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烏什阿克蘇滿兵則自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調撥其綠營兵則自內地調撥皆輪班更替非常駐者也伊犁地極西徼又爲將軍帥庭故較之烏魯木齊駐兵尤多有滿洲蒙古八旗兵有綠營屯兵有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環衛森嚴所以靖邊圉而資控馭最爲整肅溯其始駐之年惠遠城滿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由熱河涼州莊浪移駐惠寧城滿營始自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駐錫伯營始自乾隆三十年由盛京移駐索倫達虎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黑龍江移駐察哈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張家口外移駐厄魯特有自乾

卷一百零一
六
隆二十九年由熱河移駐者爲達什達瓦厄魯特達什達瓦者
準噶爾台吉小策零敦多卜之子爲其汗喇嘛達爾札所殺屬
眾投誠安插熱河事在準噶爾未滅之前有自準噶爾既滅於
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並由哈薩克布魯特投出者又
有沙畢納爾人等於乾隆三十六年隨土爾扈特歸順安插伊
犁者此外綠營屯兵則自乾隆二十五年以後三十五年以前
由陝甘兩省陸續移駐至四十三年始改爲攜眷此各營官兵
先後駐防之大略也

伊犁興屯書始

新疆各城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戶屯而無旗屯惟伊犁皆有
之兵屯者綠營兵丁之屯回屯者回民之屯皆創自乾隆二十
五年時初設兵駐守高宗純皇帝以武定功成農政宜舉特命

參贊大臣阿桂專理屯田由阿克蘇率滿洲索倫驍騎五百名
綠營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穆蘇爾達巴罕至伊犁鎮守辦事
搜捕瑪哈沁招撫潰散之厄魯特卽以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
興屯開渠灌溉是爲伊犁屯田之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陸
續由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以五百名差
操二千名屯種四十三年將軍伊勒圖奏准改爲攜眷定額三
千名以一千二百名差操一千八百名屯種分爲十八屯仍視
倉儲之多寡隨時增減屯種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蘇原帶回
子三百名於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撥墾種次年調取伯克
並由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土魯番等處陸續增調回子至三
十三年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內除彥齊回子
彥齊者隨伯克品級給與
服役之
回子
三百二十三戶種地所收之麥爲大小伯克及挖鐵回

子六十戶養贍口糧外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分爲九屯於固爾札建寧遠城居之設阿奇木伯克管轄此回屯也戶屯者商民之屯創自乾隆三十七年將軍舒赫德奏明客民莊世福等四十八戶以無礙屯工之隙地請撥令開墾卽於本年陞科永爲土著此戶屯也以上兵回戶屯等項行之有年其來已久惟旗屯一項則前此所未有至嘉慶七年而始興先是乾隆二十九年奉高宗純皇帝諭旨伊犁田土肥潤如敷多人耕作莫若令滿洲官兵分種旣得勤於力農而於養贍家口喂養馬匹均屬有益著查明地畝俟滿兵到齊後酌量分給耕種其時將軍明瑞覆奏以附近伊犁二百里以內可種之地甚多俟官兵到齊再爲妥議辦理嗣於回屯之東開築新渠因地勢較高未就而罷三十七年又設法引水爲土爾扈特屯田不一二年亦罷

迨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疊奉諭旨駐防官兵生齒日繁而國家經費有常伊犁地廣田肥著分給官兵地畝佃人耕種用資生計歷任將軍皆以灌溉乏水未及籌辦嘉慶七年將軍松筠相度地形親爲履勘始得導水要領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逶迤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西北草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堤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於城東北就渠畔擇可種善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而以前此綠營裁撤之屯授惠寧城八旗官兵均令閒散餘丁代耕並雇人佃種永爲世業得旨允行嗣又濬大渠一道與前所濬渠同名通惠渠並於其東阿奇烏蘇地方濬大渠引丕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又旗屯之所由始也

土爾扈特源流

土爾扈特舊爲四衛拉特之一徙居俄羅斯境其俗重黃教置鄂拓克設宰桑悉同準噶爾乾隆三十六年其汗渥巴錫等率全部來歸受封爵先是康熙年間有阿玉奇汗名最著慕天朝威德曾通貢聖祖仁皇帝遣侍讀圖麗琛等假道鄂羅斯往宣諭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圖麗琛有異域風土記紀其事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和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曰貝果鄂爾勒克以上世遠無可攷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有子孫皆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人絕嗣者二其一卽棚楚克是爲汗渥巴錫之曾祖其一曰那木策楞是爲郡王巴木巴爾之曾祖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

無嗣其一曰衮扎布是爲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之曾祖其先世之徙俄羅斯也蓋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始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屬和鄂爾勒克與準噶爾巴圖魯渾台吉不睦率子書庫爾岱青等北徙俄羅斯屯牧額濟勒河倚騰吉思巨澤所居地曰瑪努托海時阿玉奇尙在襁褓以巴圖魯渾台吉乃其外祖被留不遣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還至準噶爾始索阿玉奇以歸其額濟勒之境北界俄羅斯南界哈薩克東界哈喇哈爾榜西界圖里雅斯科以鄰牧互市皮馬俄羅斯嘗與雪西洋及西費雅斯科戰士爾扈特以兵助之厥後稍就弱俄羅斯因稱爲己屬然本附之非降之也迨渥巴錫之父敦羅布時俄羅斯益征調師旅不息繼復徵子人質不堪其虐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比故渥巴錫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

部歸順中國以息肩焉其遠族有舍稜者曾以計誘害我副都
統唐喀祿懼誅逃往額濟勒至是亦隨渥巴錫來歸以乾隆三
十五年冬自額濟勒啟行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淖爾戈壁於
次年六月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餘里本有
戶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及抵伊犁僅存其半且
皆饑餒狀甚憊高宗純皇帝鑒其歸順之誠撫而納之且爲贍
其生所以優恤之者無微弗至事具御製記中甚詳封汗一曰
渥巴錫親王一曰策伯克多爾濟郡王二曰巴木巴爾曰舍稜
貝勒二曰默們圖曰恭格貝子三曰沙喇扣肯曰旺丹色布騰
曰雅蘭丕勒輔國公一曰拜濟呼札薩克台吉四曰達木拜曰
德爾德什曰札爾桑曰諾海餘皆以次遞授爵秩有差渥巴錫
同族設十扎薩克爲烏訥恩蘇珠克圖盟稱舊土爾扈特舍稜

族設兩扎薩克爲青色特啟勒圖盟稱新土爾扈特恭格雅蘭
丕勒諾海本和碩特族其先亦徙俄羅斯今偕渥巴錫來歸其
同族設四扎薩克爲巴圖色特啟勒圖盟游牧之地共分五處
其分駐喀喇沙爾之著勒土斯地方者爲土爾扈特汗渥巴錫
和碩特貝勒恭格等部眾游牧東南界喀喇沙爾城西北界伊
犁之納喇特達巴罕東北界烏魯木齊南山西南界阿克蘇庫
車其分駐伊犁之東精河地方者爲土爾扈特貝勒默們圖等
部眾游牧東界精河城南界伊犁圍場喀什山陰西北與伊犁
屬之察哈爾游牧連界其分駐庫爾喀喇烏蘇之濟爾哈朗地
方者爲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部眾游牧東與瑪納斯卽
綏來縣西界接壤北與塔爾巴哈台之沙喇布拉克地方連界
南界奎屯溝西界托多克軍台其分駐塔爾巴哈台之和博克

薩里地方者爲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等部眾游牧西
南與彼處所屬之察哈爾厄魯特連界西北與哈薩克連界東
南皆戈壁荒山東北界噶札勒巴什淖爾與科布多之烏梁海
接壤此四游牧卽所謂舊土爾扈特及和碩特皆屬伊犁將軍
統轄者也其新土爾扈特游牧則分駐科布多所屬阿勒台地
方隸科布多參贊大臣專轄此外有杜爾伯特布汗王貝勒貝
子公台吉凡十四扎薩克游牧烏蘭固木又輝特兩扎薩克台
吉均隸科布多以其皆爲四衛拉特之遺故併敘之

哈薩克源流

向傳哈薩克爲古大宛國非也漢書言大宛有城郭而今哈薩
克則隨畜徙牧與大宛異俗且距伊犁西北二面伊犁爲烏孫
故地證以漢書所言烏孫西北與康居接之文則哈薩克當卽

古康居國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其部有三曰左部曰右
部曰西部其實東中西耳距京師萬餘里向爲準噶爾所阻未
通聲教乾隆二十二年大軍追勦叛賊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
哈薩克謀擒之以獻其左部汗阿布賚稱臣內屬受封爵尋遣
使扎噶喇等入貢是年秋參贊大臣富德率兵追捕準夷餘黨
哈薩克錫拉至右部境會其與塔什罕部構釁互攻方背水決
勝因遣侍衛蒙古爾岱單騎入其陣宣諭威德哈薩克稽顙聽
命而塔什罕回目亦悔悟息爭右部汗阿布勒比斯卽日遣使
入貢其書略曰右部與左部阿布賚同爲雄長今得均隸臣僕
請陪左部自效語極眞摯使至均賜宴優賚遣歸二十四年阿
布賚遣其從子俄羅斯蘇爾統入覲蘇爾統者其汗近族之貴
稱猶準噶爾所謂台吉也二十五年復遣從子都勒特赫勒蘇

爾統入覲上慮其道遠不能急馳傳諭緩程而行於十月初旬至熱河而蘇爾統以九月三日自烏里雅蘇台啟行月之十八已抵波羅河屯奏言途中驛騎餽糧極蒙優恤不致跋涉之勞急欲瞻覲天顏以抒誠悃上優獎之其同來之陪臣鄂莫爾色楞伯特爾皆乞留充宿衛命爲乾清門侍衛二十八年西哈薩克啟齊玉蘇部之努喇麗汗巴圖爾汗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同遣使奉表貢賜賚如左右二部例三十四年阿布賚遣子幹里蘇爾統等阿布勒比斯遣子卓勒齊等先後入覲宴賚有加四十七年阿布賚卒上念哈薩克誠心歸順歷久益虔卽封阿布賚之子幹里爲汗尋遣其弟沙海蘇爾統來謝恩阿布勒比斯亦遣子噶岱入覲並賜宴賚嗣西部努喇麗汗遣子阿布賴蘇爾統來貢卒於途陪臣哈喇托霍代至亦預宴賚蓋自哈

薩克向化輸誠以來備極恭順朝貢至今不絕云所部本回種而游牧散處無屋宇定居其屬雖設鄂托克以頭目領之然攘竊成風漫無約束卽其汗亦不能禁止風俗大抵與回人相似惟不知禮拜諷經之事宴會以牛羊馬駝爲饌馬湏爲酒以衣多爲華美其附近伊犁塔爾巴哈台一帶游牧者往往潛入卡倫竊馬必嚴緝懲治之每遇冬季邊外雪大許其附近卡倫牧放牲畜暫爲度冬每馬百匹例收租馬一匹每年夏秋其台吉頭目等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並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等物至伊犁貿易以綢緞布疋償之塔爾巴哈台亦然其初來之時各卡倫官兵查明稟報始准放入及貿易則另派官兵照料台吉頭目照例筵宴此撫馭之大略也

布魯特源流

布魯特在伊犁西南邊外有東西二部其游牧阿克蘇烏什西北及伊犁西南者爲東布魯特游牧喀什噶爾北與西及葉爾羌西南者爲西布魯特環繞近邊之地逐水草而居與外番安集延霍罕諸部接壤按漢書休循國出蔥嶺西捐毒國與蔥嶺屬西北皆當大宛大宛有城郭土著休循捐毒皆塞種無城郭今安集延卽古大宛城郭居而布魯特密邇與鄰無城郭當卽所謂休循捐毒二國者是又唐書西域傳大小勃律王其地直土魯番西去長安八千里以方域攷之亦卽今布魯特之地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布魯特向爲回部別族與中土聲教不通乾隆二十三年大軍討逆回布喇呢敦霍集占將軍兆惠以搜捕伊犁餘孽旋師會勦道經布魯特界其酋長圖魯起拜等遮道自陳言向爲厄魯特所阻外王化今西域蕩平所部人

眾咸願內屬乞遣大首領赴闕輸款事聞上以布魯特本遐荒殊域並未脅以兵威又非馭以智術茲望風歸附納款稱臣情詞甚爲諄懇特允其遣使入覲用抒向化之忱比使至優加宴賚上復念其部畜牧爲生非若回人之習耕作盡地利雖經募化歸誠祇令職貢效忱免其納賦布魯特感聖恩厚亟圖報偵知霍集占被圍葉爾羌布喇呢敦自喀什噶爾往援乃以兵襲其後劫掠屬邑爲我軍應布喇呢敦懼不敢進及霍集占等敗竄布魯特兵猶攻喀什噶爾之布喇村檄以逆賊兄弟已遁葉爾羌喀什噶爾皆底定乃止尋大軍追賊至阿爾楚爾破其伏斬馘千餘是時布魯特皆隨軍爲嚮導三十年烏什逆回賴黑木圖拉糾眾叛恐大軍追剿不克抗潛遣其黨巴布敦偕安集延貿易回人齎書幣間道赴霍罕乞援且通安集延道出布魯

特揚言諸回城皆叛爲煽惑計適伯克噶岱默特遣屬赴布魯特額爾格訥薩爾巴噶什諸鄂拓克告言自烏什外他城悉安堵布魯特比齊里克齊乃誘巴布敦擒之遣其弟喀爾們縛獻喀什噶爾伏法賊自是窘卒就誅滅布魯特俗重牲畜與哈薩克略同其部落沿邊散處凡十有七大首領稱爲比猶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齊大小頭目皆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放給以翎頂二品至七品有差每歲遣人進馬酌資綢緞羊隻商回以牲畜皮張貿易至者稅減內地商民三分之一其游牧之地有近伊犁界者間歲將軍遣領隊大臣親往巡查一次至常年稽察約束則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

西域釋地

古之西域今爲新疆伊犁其總匯之區也出嘉峪關由安西州

西行千五百一十里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自西來橫亘其間南北兩路從茲而分自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千三百里至土魯番又八百七十里至喀喇沙爾又九百五十里至庫車又七百三十里至阿克蘇其西北二百里至烏什西南千三百五十五里至葉爾羌其東南七百七十里至和闐西二百九十里至英吉沙爾又西北二百一十里至喀什噶爾而極是爲南路自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西北行三百二十五里至巴里坤又七百二十里至古城又四百五十里至烏魯木齊又八百三十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其北七百六十里至塔爾巴哈台西一千九十里至伊犁而極是爲北路攷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迤南今之所謂南北路乃合天山迤北而中分之兩路雖分皆稱新疆總屬於伊犁東西相距凡七千餘里

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此全境之大略也先是北路之地爲準噶爾所據南路之地爲回部所據國初哈密卽內屬土魯番亦奉表貢餘部尙未臣服準噶爾有渾台吉噶爾丹者其先本元之臣僕稱衛拉特卽今額魯特其部有四曰綽羅斯是爲準噶爾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後以輝特代之準噶爾世爲四衛拉特部長傳至噶爾丹恃其強虐鄰部擾及喀爾喀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親臨朔漠授大將軍費揚古方略大破之於昭莫多噶爾丹走死其姪策妄阿喇布坦懼獻噶爾丹尸及女鍾濟海班師還策妄阿喇布坦旣代噶爾丹爲渾台吉漸驕橫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我軍擊走之策妄阿喇布

坦死子噶爾丹策凌嗣性尤狡每伺侵喀爾喀雍正十年額駙超勇親王策稜奉命率軍進討大敗之於額爾德尼昭以其乞和乃罷兵當是時準噶爾據有天山南北地逼役諸回供貢賦取給號富強我軍留屯巴里坤及土魯番屢有偏師告捷然未及掃穴犁庭也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殘暴庶兄喇嘛達爾札篡之其族達瓦齊又篡喇嘛達爾札而自立酗虐滋甚所屬不堪命內亂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率眾內附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降具言準噶爾將亡狀乞進兵爲嚮導甚力高宗純皇帝以降眾日集錯處喀爾喀邊境非久計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安集之且準噶爾人民陷水火宜拯乃定議出師時乾隆十有九年也明年將軍班第等統師進勦所過簞食壺漿迎師恐後師以二月啟行五月直抵其幕庭卽今

伊犁也達瓦齊敗遁旋就擒準噶爾平回部諸城聞之相率乞降未幾阿睦爾撒納以覬爲渾台吉弗遂煽眾宰桑喇嘛等作亂師再進二十二年伊犁始定初回酋有大小和卓木兄弟二人兄曰布喇呢敦弟曰霍集占世居葉爾羌自其父瑪哈墨特爲準噶爾所忌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瑪哈墨特死二子仍被禁有年伊犁旣平釋令還故土不意其糾眾叛諸回應之大軍還擊霍集占兄弟抗拒繼乃克庫車徇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破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城以次降賊窮蹙西遁布喇呢敦死於道霍集占竄巴達克山部爲其汗素勒坦沙所戮以尸獻二十四年回部平蓋自興師以來前後凡五載叛黨悉就殲滅南北兩路肅清新疆底定皆賴宸謨廣運廟算丕昭闢從來未闢之土竟兩朝未竟之緒聖德神功超越千古爰是築城堡畫疆圻

開兵屯設將軍及都統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鎮撫其地安輯其民制度大備與內地郡縣無異實千古所未有也攷歷代史所稱中國號令班於西域者莫如漢唐都護校尉兼置都督節度遞設紀載綦詳矣由今攷之三十六國叛服靡常安西四鎮興革屢易大抵羈縻勿絕非能式廓版圖元代起自和林削平西北幅員最廣然角端之見印度海水之淺欽察史臣夸大之詞祇述兵威所極雖云達噶噶齊設官監治於久遠奠定之謀未審焉孰若我國家建不拔之基規模宏遠若此允宜垂諸方冊昭示來茲者矣

昔人言天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所起卽水源所出顧崑崙究在何地其距中國道里遠近史冊所載言人人殊就今新疆之山攷之皆發脈於蔥嶺起西南趨東北蜿蜒內向表延數千里

瓦南北兩路之中疑古所謂崑崙者與今蔥嶺相近然自張騫
鑿空史遷已有烏睹崑崙之說降及近代益無可攷茲不具論
論其可據者大抵新疆境內諸山東以天山爲主西以蔥嶺爲
宗蔥嶺者葉爾羌西南之大雪山回人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
者也山脈起蔥嶺分爲二支其一南折而東越和闐通青海還
抱安肅甘涼之境爲南祁連漢書所謂南山者是其一西折而
北越喀什噶爾通伊犁烏什阿克蘇直趨土魯番哈密爲北祁
連漢書所謂北山者是祁連卽天字之切音山之陽爲土魯番
哈密山之陰爲巴里坤其迤西諸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其
最著者在北路則有伊犁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
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則有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
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岱和闐之桑谷樹雅烏什之貢古魯克

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重巖疊
嶂所在不一類多積雪俗概以雪山呼之雖隨地異名實蔥嶺
一脈所分也就新疆之水言之南北兩路河流異趨與山之共
爲一脈者不同大抵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最著者
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塔里木和闐之哈喇喀什
玉隴喀什哈琅圭塔克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
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其下流皆東匯於土魯番之羅卜諾
爾又南北兩山積雪融化之水亦入之齋淪渟蓄伏流地中卽
古所謂蒲昌海一名鹽澤也北路之水在伊犁者如伊犁薩瑪
爾諸河多西流在塔爾巴哈台者如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在
烏魯木齊者如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注諸爾或歸葦湖或伏
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不可勝紀語云山本同而末異水本

異而未同其說諒矣或疑史載西域山川多與今不合謂由元
太祖平西域盡易前代地名以蒙古語於是皆不可攷不知名
目雖更山水猶昔鄭樵云郡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設非
撫有其疆域奚由詳攷其山川國朝自戡定新疆以來南北兩
路山水按之圖籍證所見聞莫不瞭然可稽

附錄

先生年十九館於靜樂李氏李氏多藏書書樓十餘楹且弄善

本先生寢饋凡五稔益博洽

程恩澤撰
神道碑

先生性耿介不與時爲俯仰同時朱文正阿文成王文端紀文
達諸公皆器重之戴文端那文毅松文清尤服其才識有大事

必咨斷焉

史傳

先生充寶泉局監督故事交卸憑冊籍不盤盤有期先生不及

盤期而案發故得罪及赦還一以著書授經爲事

同上

張月齋曰西域釋地一卷祁鶴皋先生謫戍時所著書之一也

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條分件繫攷古證今簡而核矣至喀什噶

爾烏什庫車之譯名與欽定新疆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

卯戊辰閒傳聞異詞早登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卽古崑

崙也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親歷略之而於蔥

嶺之南北兩支星宿海之潛源重發則縷擘焉昔人爲輿地之

學者每云目驗得之先生亦猶是義爾

西域釋地
張穆序

李申耆曰淳父學使視學江左行轅在江陰而兆洛忝主講席

因進見叩鶴皋先生諸書學使因以西陲要略西域釋地見賜

而曰藩部要略尙未刻也兆洛因請而讀之先生此書於皇朝

數百年以來所以綏養藩服者無不綜具其緣起悉載著列聖

恩德之所由隆明威之所以昇恍然造化之亨毒皇極之相協如讀邃皇之書睹鴻蒙開闢之規模焉烏可不令承學之士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於天人之故哉

養一齋文集

鶴皋家學

祁先生雋藻

祁雋藻字叔穎鶴皋子學者稱春圃先生嘉慶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南書房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充軍機大臣秉軸七年門無雜賓不通賄賂後以年老乞休文宗登極命在弘德殿授讀先後典試及視學凡六次五主禮闈得士幾徧天下其爲學好許氏書視學江蘇獲景宋鈔本說文繫傳亟付梓於是小徐書始行於世一時如王棻友苗先麓輩精研訓詁聲韻皆先生提倡之力也咸豐初日召見便殿詢用入行政之

道輒敷陳經史動逾晷刻同治初嘗疏陳近來考試詞章之學尙多根柢之學甚少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通經之學義理與訓詁不可偏重漢儒許慎說文解字鄭康成詩禮箋注各有師承羽翼經傳厥功甚鉅歷代名臣碩彥由此其選至宋周程張朱數大儒因注疏以闡明義理學術人心允足範圍後世此大學正心誠意之功必本於格物致知也後學不察往往以訓詁專屬漢唐諸儒以義理專屬宋儒遂使聖門四科畫分界限竊謂經術之士知之者希亟應先爲表彰俾士氣文風有所矜式後五年沒於京邸年七十有四諡文端平生清介凝重雅負時望篤於故舊每卹其後人刻其遺書程春海侍郎諸公著作先後助之刊行所自撰者有硯仇亭集四十四卷子世長字子禾咸豐庚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工部尙書諡文恪少承

家學又與張石州苗先麓諸人游學有本原屢掌文衡立朝持
正世稱清德云

參史傳
家傳

鶴皋交游

孔先生廣森

別爲臯軒學案

馮先生敏昌

別見蘇齋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孫先生希旦

孫希旦字紹周號敬軒瑞安人幼穎異讀書三四過卽成誦乾隆壬午舉人已丑會試挑取中正榜用中書四庫全書館開爲分校官戊戌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分校官國史

三通館纂修官初修四庫書于文襄敏中爲總裁以王應麟玉海徵引繁博俾先生專任校勘又屬先生釐定契丹國志大金國志書成高宗以爲善勅部議敘其爲學務在博覽自天文地理厯算卜筮之書無所不研究其於諸經尤深於三禮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意爲之詁釋謂之注疏駁誤己亥居憂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爲集解六十一卷其大指在博參眾說以明古義而不爲詭詞曲論常自言讀禮經當如目親見之而身親行之其著書之旨蓋可見矣他著有尙書顧命解一卷求放心齋詩文集若干卷甲辰卒年四十有九

參孫衣言
撰行狀

郭先生在達

郭在達字可之號謙齋介休人乾隆庚子進士官檢討改刑部

主事升禮部郎中在史館時與鶴皋同纂蒙古王公表傳先是武進管松崖纂傳數篇不久離館嵇文恭爲總裁知鶴皋諳習清文遂令接纂八年始成鶴皋謂與其同修此書者惟可之一

人耳

參鶴皋自訂年譜

春圃交游

苗先生夔

苗夔字先麓肅寧人幼卽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說文若有夙悟已又得音學五書慕之彌篤年二十餘已有纂述道光辛卯舉優貢生高郵王氏父子聞其說以禮先之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先生以爲許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爲說文聲訂二卷又以顧氏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旣雜西音不應別

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櫟括羣經之韻爲說文聲讀表七卷又以古音點定說文建首五百四十字爲說文建首字讀一卷詩自鄭箋而後不能專主古音然有未盡改者乃采戚氏之漢學諧聲詩經正讀無錫安氏之均徵爲毛詩韻訂十卷春圃先生視學江蘇致之幕下及還京師乃醵金刻之他著有說文聲讀考集韻經存韻補正經韻鉤沈廣籀諸書未見刊行先生雖處困約而與張石洲何願船陳頌南何子貞曾滌生諸先生往覆辨論有以自怡咸豐七年卒年七十有五遺命葬書叢中其子乃擇書之尤嗜者

納棺中殉焉

參史傳 曾國藩撰墓志銘

按王灝輯刻畿輔叢書有戈麻古韻考卷中不著撰人目中題曰苗夔補注其文與雲南吳樹聲鼎堂之作畢同鼎

堂與先生同時而少後傳誌並無先生爲此書補注之說
疑畿輔叢書考之未審也

說文聲讀表敘

昔虛戲一畫開天苞符洩焉皇韻造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剛決柔也又夬者訣也書有讀法祕訣也
使當年無此將官何以治而民何以察也唐虞聲教四訖周監
二代殽殽乎文宣王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文不厭繁縟字
皆有聲而讀法之訣露矣秦焚詩書斯文將喪李斯改大篆爲
小篆字多省聲下杜程邈隸書出焉然秦之黔首皆周遺黎民
也故先秦之書字少異讀西漢宣帝召能通倉頡讀者張敞杜
業秦近爰禮孝平帝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
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份份稱極盛焉東

漢明帝永平八年佛法入中國始有以西音亂聖人之雅樂者
太尉南閣祭酒許君叔重有憂之博訪通人師事賈逵作說文
解字十四篇意以諧聲一門爲經韻指柱誠有功聖道萬世不
刊之典也惜魏世反語大行而聲讀之法亡矣宋周續之雷次
宗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捨絳帳之皋比仰緇流之衣蓋佞佛
成風通儒無地當時經學之無人可知詩亡樂亡汝南周彥倫
等之韻學出焉隨俗趨時荒經蔑古唐混一區宇陸德明生於
陳代其所著經典釋文時讀在前正音在後亦飲水忘源而承
流莫辨也宋大小徐音學極疏不能藉說文以存經韻至鄭庠
古音辯吳棫韻補皆苦經韻難讀寤周孔自有周孔之韻則非
近世之所謂韻而始費此鉤稽也明三山陳第毛詩古音攷力
辨叶韻之非崑山顧炎武本之爲詩本音復作古音表爲十部

其後婺源江永十三部東原戴震十六部金壇段玉裁十七部曲阜孔廣森十八部高郵王念孫歙縣江有誥之各二十一部皆費盡畢生精力力復周孔經韻始稍得其梗概就中而定一尊則顧氏猶近之嘉慶乙丑余以經解詩賦受知於陳荔峯師師勉以河閒毛詩卽韻書之祖亦詩之原而樂之宗也丙寅得顧氏音學五書讀之復得大興朱學士筠重刊說文敘謂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丁卯授徒課毛詩悉遵詩本音獨於斯干末章之惕玄息末章之祁歎爲本節聲韻砥柱小弁首章巧言末章竝以斯字領韻更無忽然改韻之理顧氏分戈麻別爲一部之說心覺未安後見說文枕之爲言微也春秋說題辭作麻之爲言微也漢儒訓詁義兼聲旣以微字釋枕與麻知古人讀麻從枕必在支齊部矣說文戈從弋一今本一下無

聲字必傳鈔者以今韻而刪之也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一書細玩味之知戈麻本西音周人未嘗有也春秋宣公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竝作頃熊熊何以不從嬴收耕清青而在東冬也顧氏唐韻正謂熊當改入蒸韻及檢說文熊從炎省聲如果炎聲則又當收侵覃矣思之不得忘寢食者數晝夜忽悟炎乃炎譌後人寫以作大故譌成雙火集韻熊與雁竝收十六蒸因悟雁從佳𠂔省聲心部雁從雁聲夫子傳易於蒙於比於未濟三用雁字皆與中功從窮終韻顧氏易音謂夫子用方音不敢強解亦爲謬本說文雁從廔省聲所誤不知熊與雁所省之聲乃以本東冬部中字也余成毛詩韻訂及此書遂據春秋說題辭及說文枕下說解併戈麻於支齊復據春秋公羊穀梁二傳併耕清青蒸登於東冬爲七部計丁卯至今三十

六年矣因經證外無他證未敢輕以示人昨見晉江陳頌南農部齊陳氏韶舞樂疊銘攷釋週泰昀卽調七韻知周人七韻卽唐虞三代聲教之遺亦何幸於經證外而又得此一確證也去年冬祁春圃尙書刻余說文聲訂凡六朝五代以來傳刊說文者多非其人人每以周沈音韻改許君聲讀古籀倒亂及省聲亦聲之類聲訂已詳言之茲不更贅此書字以聲從韻以部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家訓所謂使不得誤誤則覺之者此也此以聲定韻韻準之以三百篇尊周孔也經約之以九千字溯蒼籀也文非許不錄辨香祭酒也韻定七部宗疊銘而樂則韶舞也洪洞李子德謂亭林韻學直接周孔吾謂許君聲學直通蒼籀自魏晉至今蘊晦二千有餘載矣唐以說文字林試士李陽冰外求涉此學者蓋尠宋大徐際雍熙

之盛日從事說文不知許君以聲學冠古今也我朝稽古右文崇尚小學孫淵如謂今世多深於說文之學者歸安姚文僖說文聲系烏程嚴孝廉可均說文聲類皆聲襲舊本之謬韻與經乖系而不系類而不類者有之今徹底澄清其有舊本聲謬未能一綫串起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天之未喪斯文幸何如之以聲爲綱韻已按部而就班字則支分而派別經可窮流以溯原將見六經明而唐虞三代之聲教可復也藉以仰追皇韻造書契官治民察之盛不難再見於今日必如此而後庶可稍慰鄭吳陳顧諸君子尊經復古之苦心也夫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八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

天津徐世昌

鶴泉學案

鶴泉精於音聲訓詁之學所著漢學諧聲自成一家之言
蓋說文爲聲類字林淆亂今并聲類字林亦不可見遑論
說文原次就其存者以意通之洵得讀古書之法至其四
書詩經諸解如采薪之憂等條或病其穿鑿而新義異聞
俱有根據要不失經生家法也述鶴泉學案

戚先生學標

戚學標字鶴泉浙江太平人乾隆庚子進士涉縣知縣改寧波
教授未幾歸幼有異稟從天台齊息園游稱高第宰涉縣時民
苦閭布征先生請於大府謂派辦一事既視其地之所產而數

之多寡尤衡其邑之大小得減額攝林縣有兄弟爭產者集李白句爲斗粟謠以諷皆感悔性強項多與上官齟齬卒以是罷精攷證著漢學諧聲二十三卷總論一卷取說文之字自一至旦條系其諧聲偏旁以次相附其聲無所附者別爲雜字一卷詳於自序又有毛詩證讀若干卷詩聲辨定陰陽譜四卷四書偶談四卷內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鶴泉文鈔二卷續選九卷景文堂詩集十三卷先生修邑乘備載婦人貞烈事懼見聞之或有誤因讀列女傳感而書曰劉向列女傳說詩之異如燕燕于飛衛姑定姜作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賦詩云云君子謂定姜爲慈姑碩人其頤篇齊女莊姜爲衛莊夫人始往操行哀情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乃作詩云云女遂感而自修汝墳

周南大夫妻作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乃作詩云云君子以是知其能匡夫也雖速我獄召南申人之女旣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持義不往作詩云云柏舟衛宣夫人作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弟立請同庖兄弟皆欲與君女不聽作詩云云其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芣苢蔡人之妻作宋女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聽言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終於懷顧浸以益親況夫婦之道乎式微黎莊夫人作衛女嫁於黎甚不得意傳母云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乃作詩諷之歸夫人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穀則異室息君夫人作楚伐息破之將妻其夫人夫人不聽作詩

云云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夫一宣姜在毛鄭爲淫婦人在此則貞婦一息夫人在春秋傳爲失節之婦在此則殺身以全操非特紀載之異是非賢否有大相懸絕者其他則又何說君子讀書不好矜異而舊聞未可盡廢向前世巨儒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受亦非後人得僞撰如更始韓夫人明德皇后之顯然附入然而傳載互異如是則考信衷於一是之難也又考宋高宗幸台榘繫年要錄北盟會編李氏乘桴記熊氏曰厯等書條貫件繫足補正史之闕又作臨海嶠考精鑿可補選注

參史傳
鶴泉文鈔

漢學諧聲自序

今天下爭言說文學者以不讀許君書爲恥其論音學則務宗孫愐唐韻詆宋人併韻一百七部爲非古實則讀說文未爲知說文卽於唐韻亦不過謂韻書傳者莫先於此其中得失無辨

也許君書名說文解字固統字之形與聲解之後學略習篆古苟自矜異惟形是求至某字某讀一從徐氏所附孫韻之音切於本書云從某某聲讀若某概置不問有顯相違背而安之爲固然者如是何取於讀說文邪六書之體三曰形聲言聲不離形形者聲之本也而聲又隨乎氣氣有陰有陽故一字之音而或從陰或從陽或陽而陰或陰而陽或陰陽各造其偏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五方風氣有遲疾輕重之不同其爲聲固未可以執也昔人知其然故但以某聲者明字音所出以揣其本以讀若某者設爲譬況之詞使人依類而求卽離絕遠去而因此聲之本以究此聲之變無患其不合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諧聲之法引而上引而下卽氣求之理若反切之興在於漢後許君時烏有此哉鄭康成毛詩箋

云古聲填寘塵同其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若某之類不一而足周秦先代之音不能不變而爲漢漢不能不變而爲魏晉六朝固亦其時爲之韻書之作彙取各家音注準以當時所讀別其輕重清濁爲之部分學士遵行已久所謂古今異宜何必盡非至論字音之本實與說文違異以說文形聲相繫韻書就聲言聲說文聲氣相求韻書祇論同聲之應又其部居錯雜分合類出凡見此學興而學者苟趨其便衷於一讀且狃於平上去入之界之不可移易諧聲之法廢而許君之學從茲晦矣昧者至以徐氏之說文爲說文如宋祁筆記引說文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圖音由蓋宋人已不知辨後此無論已鄭樵譏說文爲目學廣韻爲耳學今以孫韻音切強綴許書之後不幾於兩失而兼襲瞽乎夫學必明乎古今讀魏晉六朝以後

之文用韻書可也若讀漢世之文循而溯於周秦先代韻書不足用也詩易楚詞其音節皆出於天籟自然作者不知有韻據韻書而通之叶之或反疑前人之假借尙得謂有識哉茲書論聲一本許君由本聲以推變聲既列本注旁采古讀以爲之證於徐氏所附孫韻音切悉芟去之復就原書別爲之次俾人可循聲而得雖亦韻書之意而未始有韻之一見橫於中計卷二十三總論一卷名曰漢學諧聲附以說文補考又考三考於以推究音理表章許君庶與今世之言說文者異焉

漢學諧聲後序

余撰漢學諧聲廿四卷明許君舊法而於其建首字置不用名宗說文而故違之議者紛起矣竊謂說文一書自宋後行者皆徐鉉校本其前傳者南唐徐鉉本及李陽冰所刊定而已許君

敘稱立一爲耑畢終於亥此自爲書前後之起訖其部端五百字所謂共理相貫據形聯系者今以理推以形求往往不合齒牙足一類眉目鼻一類首面須又一類牛在一卷羊四卷馬鹿兔犬均十卷四五六七九數相接也而一三在卷首八十又錯見卷二三蓋多有經後來羈亂非原次者又建首字例有凡某之屬皆屬某今如甲丙丁止虛存其目所謂甲屬丙屬丁屬字何在以此悟偏旁字悉後人妄取聯綴若如原次則从甲字如柙如狎如窹必隸甲下从丙字如邴如炳如柄如魴必隸丙下从丁字如汀如汀如疋如亭必隸丁下自六書道微制字本意浸失俗儒鄙夫謬謂說文以形次不以聲次舉从甲从丙从丁字各以偏傍附入他部而虛其本目其目下子字僅存惟句日拘笥鉤三字復嫌於例不合謂此會意兼聲字於本注句聲增

爲句亦聲若絞从交系聲匏从包夸聲皆以其不當在交下包下而妄易之而左形右聲之說牢不可破至有以仁从人二聲明从囙月聲者見之繫傳者可笑也大抵反切行而諧聲廢隸書盛而篆法衰聲類字林繼出并說文之部居次第亦亂議者謂余宜如徐鉉析出新附字鉉新修字義上言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略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承認詔皆附益之前人言說文多憾令所加蓋雖欲析之不勝析也古書經千百年後鉤鈇析亂加以魚魯傳錄不一就其存者以意通之期不失前賢作書本旨而已亦安得盡原書而讀之述之耶

文集

論未婚守志

歸震川甚詆未婚守節之非以爲女在家從父未婚猶在家也
惟父之從義不及於夫義不及而強至其家爲服是非守節而
奔也其說因讀曾子問而誤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夫果在家義
不及於夫不應齊衰爲弔弔則已至壻家矣大夫士庶人三月
而葬除服於葬畢在壻家并爲服三月矣其必除服者既還父
母在不得凶服非謂一弔還家卽義絕於夫可宴然卽吉也女
來從葬聽還者嫁否從其父母夫之父母有所不敢留也父母
亦不聽女之卒留者未審女之志也夫禮順人情未婚夫死而
更嫁女子十人而九聖人不能禁也若志節之女則必守靡佗
之義始默聽兩家父母之命終必自請父母轉請夫之父母允
而禮迎乃公然至其家爲未亡人而終守夫之服此於義篤而

兼得禮之正豈有聖人反禁之者特其事難爲女子所稀見不
可以著例故但存其意於言外而於既葬除服後不謂當更嫁
亦不謂不當更嫁然旣於壻有弔則爲義亦顯然矣曾子問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
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
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喪壻亦如之陳澹解后嫁此女於
他族因而震川誤以更嫁爲不妨於禮天下未有無故而絕婚
者更嫁事之至變也觀記文亦兩家致命之恆辭非有他故安
得輒有更嫁之事而轉謂之禮蓋古者婚嫁以時過時則愆期
而有標梅之感爲非禮今以壻免喪請之而壻以不得嗣爲兄
弟故或牽於勢或紂於力弗能卽取因而緩嫁之期徐以待壻
之更諏日雖過時而不爲失故曰禮豈此女之必嫁於他族哉

陳澹說羅文莊已疑之特不能申明壻所以弗取而后嫁者仍嫁於其壻則禮意未顯而震川之妄論從茲起矣難者曰娶女三月未廟見死而歸葬母氏之黨不成其乎婦也未婚何婦爲而易爲守曰娶婦以嗣親也故婦從姑此未逮見姑葬因不從所謂不成乎婦蓋子婦而非謂夫婦易曰婦人從一而終納幣有吉日不幸夫死而心已決於所從儼然有爲婦之義可以弔安在其不可以守哉震川有盛名恐說禮者爲之惑是以論

論韻書入聲皆誤

韻書入聲之字並不類入以既云入卽不得作開口呼且去入之間不過一音分舛修未有兩讀判然相離之遠者今以諧聲陽開陰闔之理明之如作去聲讀做入聲宜讀近足易林困之大壯緣山升木中墮於谷之子劬勞黃鳥哀作馬融廣成頌曹

伍相保各有分局遊維羣驚晨鳧輩作其音也今讀則洛反非入聲矣度去聲讀渡入聲宜讀獨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陸雲美祈陽詩其德伊何和貞虔告師民履素言謀慮度其音也今讀徒洛反非入聲矣惡去聲爲汚入聲宜讀屋太玄從初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易林蠱之姤反蛇三足醜聲可惡史記龜策傳地生五穀以知善惡馬融長笛賦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長萬輟其謀渠彌不復惡其音也今讀烏各反非入聲矣獲去聲讀互入聲宜讀斛易林泰之蠱敏捷勁疾如猿升木彤弓雖調終不能獲復之坎桎梏拘獲身入牢獄張衡應閒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何索不獲其音也今讀黃郭反非入聲矣錯去聲讀措入聲宜讀促潘岳西征賦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其陸其音也今讀七各反非入聲矣索去聲讀

素入聲宜讀速王褒僮約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
披五月當穫斛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其音也今讀蘇
各反非入聲矣若去聲讀樹入聲宜讀近辱史記地生五穀以
知善惡屋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王逸憫上思靈澤兮一
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其音也今讀而灼反非入聲矣乃若閣
之讀谷如易林否之大有四夷賓服干戈橐閣司馬相如上林
賦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落之讀陸
如易林豐之屯東山臯落叛逆不服班固北征頌斷溫禺分尸
逐電激私渠星流霞落薄之讀僕如易林坎之升鰥寡孤獨祿
命苦薄益之大畜和氣相薄生我嘉穀琢之讀足如陳琳神武
賦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綠駁之讀卜如易林
循谷直北經涉六駿爲所傷賊死於牙腹石之讀熟如易林小

過之渙求玉得石失其所欲揚雄太玄賦升崑崙而散髮兮踞
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張衡豕賦爾乃
隳巍山平險陸刊叢林鑿盤石王逸九思指正義兮爲曲訛碧
玉兮爲石澤之讀獨如太玄從首於淵於澤於田於嶽獄物企
其足史記龜策傳烏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易
林噬嗑之蒙注斯膏澤祈衛百毒馬融廣成頌於是營圍恢廓
酷充斥川谷罩罩羅繇彌綸阮澤凡此皆音理自然眞所謂入
聲推此以讀古人書無不合者而今讀閣古落反落盧各反薄
旁各反琢竹角反駁補各反石常約反澤達各反無一不以開
口呼之由諧聲學廢周沈輩不明陽開陰闔祇一音之轉謬以
俗聲定爲韻譜名爲去入而去入之理已失於是著字去聲讀
注入聲則讀灼膝字去聲讀句入聲則讀劇判然兩音之不相

蒙音讀既歧因而去聲字多無入入聲字多無去後人守韻書爲圭臬轉疑古音非正強加以叶韻之目而操謬說者或妄謂古無入聲如顧氏作唐韻正亦意在轉入爲去有開無闔有陽無陰豈復成音理此詩聲辨定陰陽譜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姤卦說

姤象天下有風與觀之風行地上異風以陰爲體以陽爲用觀二奇四偶以巽臨坤爲陽在陰上有風之用故其象爲周徧庶物姤上乾下巽五奇一偶爲陽之極盛而一陰始生在下與復之上坤下震五偶一奇爲陰之極盛而一陽始生在下相對姤言天下有風猶復言雷在地中耳復者陽之始姤者陰之始始則爲風尙微非重巽申命之時何所取而爲周徧庶物之象君子貴陽而抑陰實則陰陽不能相無均當養之於始月令仲夏

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檢身毋躁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以此推之當與復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同一順時靜養不得有施命誥四方事漢書魯恭傳言易五月姤用事其解經云以夏至之月施命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說卽本月令與程傳不同似得古人取象陰陽交養之理特誥四方不徒止行者又經文所無難可依據愚謂施當讀爲君子不施其親之施蓋本弛字古多通弛命者其時以養微陰當行政令暫停止告四方均知之卽月令所謂百官靜事毋刑也大抵君人出令多乘陽氣而行姤一陰之始時非可有爲九五以含章爲君德而初爻方有羸豕蹢躅之象安得與觀同論哉然則天下爲天之下而有之云者明陰始生亦未及風之行也省方觀民設教於姤何有焉

嘗疑姤女壯勿用取女謂男女婚嫁以時皆須

及壯若穉陰不能生育故曰不可與長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愆期憫其遲未壯而取戒其早或謂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何說曰此爲年老而無子者或繼配或娶妾言之又不盡以年之少長論也

周公東征說

余讀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又引書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因悟東山破斧之作卽是時事非成王時公又東征蓋紂雖誅奄與飛廉恃以東方之遠連五十國同惡相濟未肯臣服故須三年始定滅國非貪其地所謂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卽救民水火之心其始凶殘如狼卒皆首尾不能相顧自就夷滅赤舄几几又見公安閒不動聲色而功成也維時武王在公得受命久出若身輔幼主豈容一日不在朝廷就如大誥云肆朕誕以爾東征明係管蔡基間王

室小腆妄思紀敘不容不誅然申誥友邦庶士御事未必公身自請行彼諸叛人皆非有大才以公命討如決癰之易豈有難起不卽時定任其抗衡連結勞師三年斧斨爲之破缺者哉東山諸篇但憫師行之久與喜於成功而歸初不言其所征何人卽鴟鴞之詩亦祇以國家新定托爲鳥言見未雨綢繆之意在武庚固得鴟鴞目之而以所取之子比管蔡恩勤鬻子爲公自比兄弟之閒有如是立言之體乎公膺顧命之重方主少國疑安危所係必不爲流言所動而輕避去居東說固非而以詩言東征爲征管蔡武庚亦疑非事實書傳紀載展轉違背迄無一是信金縢尙書大傳史記孔鄭詩說不如信孟子

公羊僖四年傳周公東征

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荀子王制篇說相仿後漢書班固傳亦有周公一舉而三方怨語滅國五十是實事總爲東方國言東征足統之又奄地卽魯境惟伐在武王時故魯得以封書序踐奄爲成王事所不敢信

訓詁取同音說

余館曲阜孔氏蒨谷主人言及古訓詁取同音易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竝此法孟子泄泄猶沓沓也泄說文引詩作詵作咄訓多言讀如字正與沓訓語沓沓聲義同今讀若異非凡從彖字聲皆近洪說文柝讀若鴻漢書絳侯卽紅侯尙書北過降卽共水然則泝水者洪水也亦非二音也大抵古以聲爲義字固無一定耳余曰不但此七篇中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射音本如序助者藉也徹者徹也藉音亦如助鄉射禮豫則鈎楹內注豫讀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詩旣入于謝別作序作徐射義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此讀射如序之證籍藉古通淮南子履天子之籍籍或作昨新序周室歸籍本歸昨周禮合耦于耒鄭司農云

耒讀爲籍殷人七十而助周禮本作耒助藉無二音又畜字古音同好故祭法曰孝者畜也孔子閒居以畜萬邦鄭注畜孝也兩音互相訓說文旭旦出兒讀若好雪宮篇畜君者好君也竝是同音作釋與泄泄沓沓同理古音亡聖賢之本旨全失矣蒨谷曰我嘗謂聖言出於天籟自然而叶古讀尤爲怡論語多聞闕疑六句尤與疑叶悔與殆叶中庸故栽者培之培古聲近蹈上叶篤下叶覆肫肫其仁三句淵音同姻天近吞亦有韻往往人不信安得如君者一指後學之迷耶柳洲附論畜好二字古竝讀如臭逸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卽讎也與詩不我能惱反以我爲讎音讀正同大學與其有聚斂之臣古本有作畜聲之譌也好篆作𠂔字從丑得聲詩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無我醜兮不逮好也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俱可證兩音之同孝字古亦此音詳漢學諧聲

復崔明府東壁書

奉到翰教具佩虛心直道期於是非共質惟恨客中無一本書
記憶未真安敢妄對所見三正論黃黎洲最精核顧寧人亦重
之閻百詩力攻古文尙書其中年月甲子俱以歷法推步斷其
不合所論周正改時月引詩經左氏傳尊著固已見及有詳有
不詳耳如春秋書雩二十皆在七八九月正百穀望雨之時基
母遂謂周之秋在夏爲盛陽之月故孟子曰秋陽取證原非一
端見春秋傳者惟晉顯用夏正宋用商正實則周時民俗參用
夏時周官有直言正月之吉者周正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
歲十有二月者夏時也大司徒言正月又言正歲三正並行見
之教令何害其爲民用先生不信周官概不之引亦缺典也古
今歷法不同又有歲差一部春秋止兩閏月置閏必在歲終至
漢太初歷始隨時置閏古以斗柄初昏建寅爲歲首宋時正月

初昏斗柄建丑見於沈存中筆談講歷元者全取冬至今造歷
必據寅建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也其說本之新唐書五代史
非古法法旣不同卽長歷未必盡準史記所載年月更叵信孔
子生卒已與公穀兩傳不合而穀梁言孔子生以魯襄公二十
一年冬十月據孔氏譜爲今之八月又周改時月之證矣受田
百畝原論大概大抵畫井不始三代區皆百畝井法如是易代
紛紜改定經界能無擾乎鄙論一區爲一夫以一家力不能勝
百畝先生以古人父子兄弟聚處受田可兩三區此意見不同
處臨淄下戶三男子就多者遞減言之亦料兵大數下戶更有
止一二丁者家受一區種作已難況二三區之多且國家安得
此多田分給惟後來豪家并兼始有之田多不能自種因有佃
雇分收董仲舒所謂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與朱子所言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者所收相懸之甚未可援貴鄉大戶例以今證古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八字疑朱子撰出蓋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俱可不立於孟子井九百畝節難通合作則無夫之上下均收并無食之多寡按之上農夫食九人節亦碍且通力之云將君與民通力乎無是體也謂是眾夫均力而君不與則資民力以耕仍是助君不出力而坐得粟又卽是貢故謂徹無公田與助法異此理之難通者詩經言徹無助周官言助無徹其實異者祇名目及受田七十百畝多寡耳周官助作耨遂人以土宜教耨稼穡興耨利耨鄭大夫讀耨爲耨耨卽耨孟子云助者耨也春秋宣十五年傳穀出不過耨穀梁亦云什一而藉大戴禮云在貧如客使其民如藉助以借民力立名徹以君民一體爲義助耨無二音助徹亦非兩法孟子言雖周亦

助乃指實非借義必謂徹無公田所不敢信

再與崔東壁書

先生解孟子愚滋有惑請野九一而助云云但就滕遠近規算分野與國中並無鄉遂都鄙名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此說出鄭氏私肌遽以都鄙爲野鄉遂指國中未見其允書魯人三郊三遂遂地在郊外周官遂人五鄩爲鄙鄙又卽在遂中周官六鄉明言九夫爲井是田亦井授今以鄉遂概屬國中而行貢法可乎君祿卿祿總自田出傳所謂穀出不過耨鄭太宰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此亦謂卿大夫王子弟食邑在都鄙中非盡都鄙食之王者於野閒無一地也孟子言鄉田同井不專用貢可知矣國城下都並得都名都不專屬野亦可知矣先生有助行於國之說誠通人之論惜信朱之太過也至

說論語謂方年饑不應君思加賦憂用不足何故臣請行徹皆讀書能致其疑徹法之行授田則君得一民得八計入則民得九君得一民得各私所有以爲荒歲之儲君雖薄於所收而省賑救之費今變爲稅畝以公田併入民田中所借仍民力也取民仍什一也而輸自民間有任輦之勞官苛於收增斛面之耗君得固倍民費實多於是逢有歉歲卽常稅不供而嗷嗷之狀君不得不議賑議糴魯病坐此有若所言乃正本之法非目前救荒哀公之疑亦恐後更不足豈便要加賦二吾猶不足不必解十而取二觀魏李悝盡地力之說云每夫受田百畝歲率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變法以愚黔首什一名目何必便增取下則有四五倍不止者二字但以賦稅倍他日解之可耳

答王伯申侍講書

轉注之說不一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同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據叔重書老屬會意考屬諧聲已正其失而別舉側山爲𠂔反人爲七等象形之變轉者當之則仍左同右轉之說也徐鍇鄭樵等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用𠂔於𠂔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字注明之此以轉義爲轉注而蕭楚張有諸人又謂轉注卽轉聲近戴東原以說文訓老考也考老也轉注者猶互相訓也并以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皆六書轉注之法則離形聲以爲說尤失之泛竊以叔重言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指考老二字明之而於考老本注轉未言及以考老也老考也互相訓其爲同意不待言二字上皆从𠂔建類一首亦易明因考而及老謂之轉注猶云挹此而注彼也然

字意須會而得之推類以求如言从口辛聲辛皐也訟爭也从言公聲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醉也肥多肉从肉从冂冂卽節也利从和省稼在野而从家靜審也青爭聲寇暴也从支完夙早敬也从夊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步行也从止少相背達義爲行不相遇足人之足也从止口走趨也从天止止者屈也毋止也从女有奸之者皆於制字隱然寓垂戒之愜意非一直故曰會意二徐所云會意悉義之顯然者試問古人何字無意耶

與趙渭川書

某白小學不講久矣近稍有人從事於此朋輩中如虛谷獻之好之尤篤叔重之學庶幾復興足下孜孜此事聞已有年每見示大著深服議論精審多有虛谷獻之所不及者如今本說文

濂薄冰也一日中絕小水足下據玉篇作濂薄也大水中絕小水出也蔓注蔓母都醜也謂都醜當爲鄙醜俞空中木爲舟也中字衍猶三歲豕肩相反者反爲及之誤訛讀若髡聲不近據廣雅訛髡猶也爲讀若訛髡如該讀若心中滿該之例髡上脫訛字又謂裏从衣累聲徐氏疑非聲不知本从累衣聲傳錄倒裔从衣冏聲誤亦同此類於理甚長僕所深服惟連讀若掉苕之掉疑掉苕應是掉磬此則意揣之至瓠之非瓠尤顯然按卒注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日大聲也一日讀若瓠古凡大及大聲或驚人竝作瓠音瓠橫大也左傳云大者不瓠謂聲也瓠讀若瓠魚之大者也字通作鮪何承天曰魚之大口者曰吳吳亦卽鮪其音胡化反化古通貨何本讀瓠後人侈讀化乃謬作話音以此推之吳字雖不得从口大本注一日大言也詩不吳

不敖當作是音無疑也詩后稷呱矣呱大聲也叶去叶路瓠音也芋大也傳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詩君子攸芋叶除叶去亦瓠音也說文無瓠瓠別體耳史記年表瓠譟侯扞者徐廣曰瓠音胡前漢王子侯表瓠節侯師古曰瓠卽瓠也在說文作瓠譟見譟注地理志注瓠卽執字乃瓠之譌文鱣胡音輕重證之兩讀皆不誤足下無緣信一處誤文於卒讀若瓠者遽改作執字之音若詆宋本說文以琫爲刀下飾之誤今毛本已據小徐改段氏說文訂曾及之而戴東原誤琫作鞞僕復有辨可無論也字孳生者也古字少後世漸增經傳中字多有說文未收者或本有脫往往見各書所引新附字非盡出徐氏僕意經傳中所有不害其爲新附其有乖經傳者在正文亦當辨正今以徐氏作新附輒謂俗字非論之允尊著考據鑿鑿多可傳方負

盛名不當示人以瑕古人讀書在善用其長不必事事與人爭勝同年至好又官在一處辱愛之深敢於直言有意攻難僕不爲也更質之獻之虛谷何如

與洪鈞軒書

書分六體不越形聲若意又貫乎形聲之中無字無之故既有象形矣諧聲仍以形聲爲義旣云會意矣轉注復取同意相受凡以體雖有六理得相兼不然十四篇五百四十部爲文九千餘何以形聲字居十之七八乎據六書云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擣武信是也觀察所謂据一字之形知之則爲指事會合也合兩字則爲會意其說誠是僕則於會意復得一解六書均之有意何獨其四曰會意卽兩字合形之字亦多何獨于武信徵其爲會意僕以爲指

事象形形聲假借皆意之顯然者無待于會其須會而得者則字之若相反而相成作者於是乎深有意焉如止戈非武也而合以爲武人言非信也而合以爲信皆相反見義使人顧名而思惕然于武不可黷而人言之無所爲苟乃若皿蟲爲蠱則象形而已反正爲乏則指事而已雖合兩字爲一字何意之須會耶然則比類合誼者字之體以見指擣者字之用於制字之體得其意則此字不迷於所用矣每怪二徐于說文本注私有增刪如示部神祔等字皆疑注多聲字似凡有義可指之字俱當爲會意非諧聲又以諧聲字言某聲會意兼諧聲則增亦字云某亦聲葢注艸得風貌从草風風亦聲錯曰此會意菜注艸之可食者从草采聲錯曰采亦聲少亦字是也僕以有亦無亦古人行文隨手之變如讀若某讀若某同非必一字見意又或

出後人妄增至於全書求其例則世下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又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此于文取上當有亦字傳錄脫皆謂象形兼取聲餘當同此與會意無涉也二徐一家之學而所校本已不同說文原書經後人攙亂者不知凡幾僕于讀說文說文補考及自跋頗嘗言之

再與洪筠軒書

來教云與尊見不符者臭字條據稱詩鶴鳴于九臯云云按釋文引韓詩九臯九折之澤王逸楚詞章句云澤曲曰臯皆以澤釋臯非謂兩字古通左傳澤門釋文云本或作臯門蓋澤傍傳錄脫水陸氏徵異文亦非謂澤本當作臯東觀記言臯字或从四下羊訛體與巽相似水經注潁水逕潁城北卽古城臯亭臯

畢相似名與字乖書傳中从畢字與从臯相亂不一一切經音義嗶咆也本嗶也大戴禮鵠鵠先渾字或誤澤此注古文以爲澤字本臯字訛或如史記天官書大圜黃渾之渾足下謂古臯澤通澤非訛文并云臯讀澤聲之斂古無此讀再詳之又謂趨趨古今字非譌文說文有趨無趨相如揚雄賦中趨字傳錄或誤趨師古漢書注子笑反文選注作子召反唐韻收二十五笑皆謬从焦讀而未攷說文爲佳聲字廣韻沿襲莫辨諸本異同不須辨也孫觀察蒼頡篇輯本心慕未見顧僕有說焉許君解字博訪通人蒼頡篇流傳必非未見本書不甚徵引蓋本秦隸書假托古帝所作自敘已言之觀察采取各書存古人大概第不必轉據以難說文耳王懷祖先生向與陳主事伯思同寓僕數往還淳雅博古久所欽佩今雲泥相望足下許寄所撰廣雅

疏證幸甚幸甚段氏說文訂參校各本衷于一是其書現行僕補攷中不復引期各成一家言經訓堂所刻說文補豫省無有聞採集一切經音義文選各注爲之古人引書櫟括大意不盡用原文字句間有增減又或一時記憶偶誤頗違本書所見本兼有不同元應李善所引說文不皆可據說文音隱未曉誰作其書與孫韻相先後大抵一時俗讀爲二徐附音之作僮僕所不取也張栻敘字鑑言字學處說文之先者非說文無以明處說文之後者非說文無以法三蒼處說文之先者也廣雅一切經音義文選注音隱等書處說文之後者也僕知就說文論說文而已因足下書復翫縷及之

周易觀象序

國朝言易有名數家黃宗義易學象數以易至焦京流爲方術

迨陳搏岐入道家九流百氏莫不依託作此以糾其失所論卦變互卦占筮皆古法而仍雜以納音月建之說李光地周易通論易本易教二篇理最融貫其觀象一書於說卦傳天地定位章略及與語錄文集中明先天圖者異蓋亦知其非畫卦之本胡渭易圖明辨自河洛五行九宮先天太極以及龍圖易數鉤隱圖象數流弊莫不申明據古義鑿鑿近則任啟運易學洗心發明圖學時標精理惠棟周易述則專發揮漢儒之學至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等書於變易交易外復出反易對易移易三義實則所列三義不出交變之中移易又卽本繫詞剛柔相推之文就諸家而論李爲醇毛最駁要皆精心義文各有深得非專循誦習傳者也今乃復得元城黃先生之周易觀象先生天資明敏書無不覽於易終身以之凡所論說於後人依託

子夏易說弗尙也於易緯稽覽圖所引卦氣起中孚六十卦主六日七分本之孟喜京房者弗取也於鄭康成著乾鑿度言大乙行九宮法流爲異學者弗錄也於陳應潤所駁周子太極圖自成一家之說不可以釋易及先後天方圖圓圖各存其解而亦不深辨也其發明義理雖亦取王弼韓康伯務去其涉老莊入玄虛之弊觀自敘力糾來知德言錯卦綜卦之失與所以辨正毛氏不遺餘力知其所得深而言之有本矣蓋先生以爲易象而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者象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所觀所察所取皆象也象而後有數數不外此象也象在而理寓理卽在象中也郭雍有言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熊過譏蔡清蒙引陳義而不及象魏濬作明象總論大旨謂周文之易卽象著易孔子之易以理明象蓋

先儒有見及此者不能如先生之精易有內卦外卦卽有內卦外卦之象有本卦之卦卽有本卦之卦之象有互卦有反對卦卽有互卦反對卦之象自一畫而三畫而六畫而成卦重爲六十四而六十四卦又各有變故象不可執也先生謂本卦具上下兩卦之象具中四爻之互象具下四爻之環互象具上下反對之象卽由夫子序卦說卦雜卦傳而悟得其象而卦之體卦之位卦之德卦之變卦之辭卦之占無不得矣雖其所引雙峯胡氏厚離厚坎之說用解頤損益三卦之取象於危似過立異固不礙其書之大醇

附錄

先生辨明成祖誅方正學十族引遜國諸臣傳云方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和城海上加賦邑民毅然赴闕奏減謫

監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正學死難時抄民不及軍孝復幸脫洪熙時逢省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以告奉戶部浙字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尋釋爲民謝文肅鐸贈琬孫志淵詩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復以軍支免則當時非舉族滅之可知正學與齊泰黃子澄事同一體泰之死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六歲給配子澄之死族人皆斬姻黨戍邊一子走易姓名爲田經何必正學之死姻戚之不足而慘及朋徒

鶴泉文鈔

先生論泰伯云泰伯之逃必逃於父喪卒哭之後不逃於父疾未愈之日此可以理斷也人子無忍離其親者況親之有疾扶持省問之不暇而可決然去弁挈其弟而去哉伯無子而季有子太王喜於得孫情之常也遂欲傳國於季以及昌當日無此

言弁亦無此心就果有之伯欲成其志俟其父考終後傳之弟可矣又不然已立而卒傳弟之子亦可矣今乃父方疾而託辭以去又必去之甚遠萬一父因念子之故深自悔恨鬱鬱增疾至不起爲之子者心其安乎吾故曰伯之逃在父旣歿而不在其未歿以父疾非去時也此理不明因更有太王死後伯奔喪不奔喪之疑說愈紛而惑滋甚矣若荆蠻句吳相距之遠非一地而斷髮文身更以在句吳者加之荆蠻記載錯出皆其失之小者可以無辨

同上

又曰泰伯之君荆蠻亦必無之事也何者伯委國而去其不以國利可知矣因荆蠻之歸已復爲之君是失之於此而取償於彼也且伯之生猶當殷之盛時撻伐之威見於詩頌荆蠻之地皆天子號令所及伯無從而得爲君長果有其事無朝命而私

南面王與莊躋尉佗何異父疾而逃去伯爲不予有君而擅立伯又爲不臣烏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得稱之爲至德者哉據韋昭言吳伯由武王時追封史記則直謂荆蠻義而歸之立爲吳太伯立者誰立之非伯之心乎立不當曰自號句吳矣斷髮文身棄禮義之教而蠻夷同俗皆非理誣古人之甚者

同上

先生論伯夷云覆舟之下無伯夷紂雖暴於伯夷罪不相及避者避其政之虐耳昏德日甚生民塗炭田野荒蕪道路榛梗遁跡海濱粹不能至首陽之餓當在斯時蓋賢人之失養甚矣聞文王作於是慨思就養然則餓豈其心哉而況死之甘哉方其歸周文王不及知伯夷亦不令文王知而弁太公彼此之不相知潔身遠害去亂就安有聖人之德在商周之間溷跡編氓上不臣天子下不及諸侯夫是之謂逸民也

同上

先生說周官婚氏云婚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近於今之律文令會男女者核其婚嫁之數恐失時也奔者不禁爲徇子女之私此責在父母無故而不用令爲父母禁之而不聽此責在子女罰之總上言或金贖或薄懲止於罰者事已成免其離異也若之爲言及也刑統言某罪及某罪皆以若言是也經文自明後人誤解耳

同上

李越縵曰漢學諧聲鶴泉成於嘉慶八年官涉縣時其書務明許君古音辨正二徐及孫愐唐均之誤徵引經籍傳注精確爲多於古人通轉假借之法言之尤悉惟過疑今本說文以爲後人竄亂全非許君之舊謂原本必以聲相附後人盡改附於形故今說文有祇存部首一字而下無所从者則何以云凡某之

屬皆从某又何以謂之建首又謂轉注者考老字皆从耂爲建

類一首考老互訓爲同意相受由老而考如挹彼注茲故謂之

轉注推此而爾與爽轉注也

效爲建首爾爽同意

裘與衰轉注也

衣爲建首裘衰

同苟與美善轉注也

羊爲建首苟美善同意

許所言勺與包同意皿與豆

同意巫與工同意置與罷同意與與舉同意皆轉注之字而譏

戴氏以爾雅釋詁證轉注之非其論皆偏駁許書固形聲並重

然既爲文字取義則自當以形統部而不以聲轉注與假借皆

六書之用而非六書之本體戴氏之說確不可易者也鶴泉又

謂古人不知有韻猶漢人不知有反切今取韻以言詩已不可

取韻以言易則更慎矣顧氏之音學五書江氏之古均標準皆

論均之書不可以言音尤不可以言經亦可謂獨闢之論

越縵堂日記

交游

孔先生繼涵

別見東原學案

崔先生述

別爲東壁學案

武先生億

別爲虛谷學案

錢先生坵

別見潛研學案

王先生引之

別見石臞學案

許先生宗彥

別見儀徵學案

洪先生坤煊

別見儀徵學案

洪先生頤煊

別見儀徵學案

洪先生震煊

別見儀徵學案

宋先生大樽

宋大樽字左彝一字茗香仁和人乾隆己卯舉人官國子監助

教弱歲刲股愈母疾讓財於弟精壬遁推步嘗夜觀星言某郡

當水某防某時有兵又自京書寓家曰明歲家防火產爲破屆

期驗若左券皆世所稀見然先生非方術技能之士也其學本

四子書反覆耽玩而得其旨趣非聖之言戒勿道教內外舍生

不以文先行恂恂乎有道儒者爲詩善言性情初亦爲流連光

景之詞後乃一切掃去自十九首上推三百篇溫厚和平有古

風人之遺意官京師不久卽告歸歷江浙諸名勝晚取所著詩

古文辭刪乙而棄之子咸熙爲敘錄成書皆刪餘也卒年五十

九著有學古集牧牛村外集各四卷詩論一卷讀我書塾課本

略八卷續方言補正十二卷校定爾雅新義二十卷鶴泉爲作

學古集序並志其墓

參鶴泉文鈔
陳斌撰傳

徐先生秉文

徐秉文原名公鑄字玉成號桐山一號敬亭天台人嘉慶乙未進士歸班命在武英殿行走選思恩知縣先生少而有聞出齊息園之門長復從諸名宿游見聞日拓泊在京師分校內府書籍以精洽見重當事出宰思恩因杖府役爲知府所銜撫入前任劾案論罷符下方與邑士營修文廟創義學集生徒講文字意陽陽然不知也或爲不平則曰得失何常要歸足見吾親耳抵家無私物出笥中衣示人曰此猶吾赴任時黃葭塘太史所製贈也久之入都祝釐復原職在韓城相國坐相國偶戲言官非錢不行先生進言曰公爲宰相此風不能革耶相國爲動容尋歸里事親殫心著述歿年六十五鶴泉志其墓著有典學齋五經解衣德樓詩文集

參鶴泉文鈔

鶴泉私淑

李先生誠

李誠字師林號靜軒黃巖人父秉鈞字平齋歲貢生嘗從鶴泉游專治經學著有名物類求六十卷文典類要一卷庶用稽疑一卷先生少承庭訓益加博綜以嘉慶癸酉拔貢生補雲南姚州州判歷署新平順寧知縣所至訪求利病銳意興革尤以振文教修志乘表章忠義爲急務去官後居雲南志局凡五載成通志二百二十卷稿出其手者十之八九爲總督阮文達所稱其說經參酌古今著十三經集解二百六十卷首臚漢魏諸家之說次採近人精確之語唐宋諸儒之徵實者亦不廢焉尤精輿地學嘗謂紀水之書自酈道元後代不乏人而言山者尙無成編乃作萬山綱目六十卷以配齊侍郎召南之水道提綱博稽詳考於諸山之支幹脈絡尋求貫串朗若列眉又以齊氏書

網羅既富其中不無譌缺因作水道提綱補訂二十八卷以正其失他所著有易章句述八卷詩意十卷雲南水道攷五卷雲南載籍辨誤二卷新平縣志八卷宦游日記二卷微言管窺二十卷醫學指迷一卷敦說樓集四卷外集八卷及詩通義詩篇義古禮樂述皇輿紀略蒙古地理攷等書子春枝字芝亭廩生能世其家學著有毛詩名物攷經字彙纂歷代金石錄精益求精齋集

參史傳

台州府志
萬山綱目王舟瑤跋

萬山綱目自序

大地之中水流山峙盡之矣言水者必源星宿言山者必祖昆侖其大較也顧水不盡出星宿如大江之源遠自巴薩通拉木山大金沙江之源遠自達木楚克哈巴布山黑龍之源遠自阿即格骨山其說古人罕及之而山則漠南祖岡底斯漠北祖阿

爾泰亦不專屬昆侖也大抵山水融結陰陽互根水源於山始分而終合山別於水始合而終分川流自古無異議山則自禹貢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壺口雷首說者謂壺口雷首之脈自荆山來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說者謂衡山之脈自岷山來豈知山遇水則止荆山岷山斷無有越大河大江而爲壺口雷首及衡山之理況乎自岷至衡大江而外東來則有漢水東南則有嘉陵南下則有黔江而沅水橫界其下俱不能越蓋禹貢所言者人行之路而非山行之脈後人不譬如唐一行輩遂有山河兩戒之說宋元諸儒悉沿其誤卽朱子亦不能定也紀水之書自酈道元而下代不乏人至我朝齊息園先生水道提綱集其大成惟山經缺如昭代幅員遠過前朝北抵鄂羅斯西至歐羅巴南及溫都斯坦復遣監臣四出測驗數萬里山河瞭如指

掌以故珥筆諸臣於諸山經由派別紀載獨詳誠不敏未能足
徧天下而博稽載籍參互攷訂尋其脈絡正其譌缺作爲萬山
綱目六十卷以補古今之缺典雖不敢自附於作者之列然漠
南北朗若列眉並循其自然之曲折絕無矯揉造作其閒庶幾
四海之內萬山交錯而若者爲枝若者爲幹無不按冊可稽於
水經外自樹一幟後之有志地輿之學者或亦有取於是云

按靜軒著作雖富然全書已成者無多且稿藏於家亦強
半散佚萬山綱目一種至光緒中經同郡人校訂付梓今
存二十一卷

清儒學案卷二百八終

學以教訓家法世於山川經由新舊志書其地志
關天下通衢輿地輿記方輿訂誤其地志山川
綱目六十卷以綱目今之缺與雖不載山川於
南北期若列眉並循其目於之曲折無不備載
四海之內萬山交錯而若者為故者者為新無不
水經外自附一覽後之有志地輿之學者或亦
取於是云
其地志在輿地輿記全書已成者無多且其
中散佚萬山綱目一種全書中雖同鄉人校訂
存二十一卷

